

挡人

我读初三的时候，学校头突然流行起一个词汇：挡人。不论对方说啥子，都可以用它来挽总。举例说，谁在寝室里扯起嗓子唱周杰伦的歌，听不惯的就吼一句“硬是挡人得很”；谁要是耍嘴皮子，最简短有力的评语是“挡人”；哪怕是瓜兮兮的笑容，也能说一句“笑得挡人”。总之，凡事皆可“挡”，男女通用。

那么，“挡人”究竟是啥意思？

它是一种感觉。当你吃多了肥肉，脑壳闷油，看到肥大块就晕乎乎的——这逗是“挡人”的滋味。

当时，我也做了一件“挡人”的事：利用课余时间，模仿语文书上的七言句，写成一首顺口溜，兴冲冲地递给同桌瞅，等他给我点赞。哪晓得人家一眼看四行，把我的作品扔回来，点评说：“挡人！”具体含义不用翻译，反正不是夸奖，这两个字把我臊得两节课没理他。

“挡人”为啥会风行一时？那会儿我们每周回家一次，那一天是全家人开荤的日子，家长接二连三地把肉往孩子碗头挑，一次吃太多，就容易挡到起，打油饱嗝儿。于是回到学校后，“挡人”成了大家共同的话题。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猪肉不再是稀罕物，人们对肉食的选择丰富多了，“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从调侃变成现实。吃素才是时尚，不少人对着肥肉敬而远之，又不必一顿吃得饱天饱地，所以很难体会到“挡人”的味道。它的过气在所难免。

如今，有个词继承了“挡人”的地位：油腻。我们也要少做油腻事，少做油腻人。人生已是如此的艰难，你呀我啊就莫要内卷。

晕，这话说得有点挡人了，到此煞搁。

征稿启事

方言一出，忍俊不禁。四川方言龙门阵《盖碗茶》版面推出以来，得到省内外四川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为了让《盖碗茶》更加活色生香，方言故事层出不穷，我们向“有故事”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有好的方言故事，有趣的方言传说，都可以给我们投稿。字数1000字左右。

投稿邮箱：

730156805@qq.com

盖碗茶

川南方言歌谣

□ 颜芹

耗子把门

□ 罗兴美

石匠歌

叮叮当当打得响，
养家糊口挣家当。
天晴落雨在岩上，
选好石头打名堂。
楔子石缝安稳当，
大锤好比那冲床。
一打条石修梯坎，
二打石板安水缸，
三打磨子团团转，
四打磨槽好推浆，
五打厚料安渠底，
六打墩子砌围墙，
七打鼓凳门前放，
八打块石修鱼塘，
九打猪槽把猪养，
十打茅厕把粪装，
十一二打拱形状，
河水上面筑桥梁，
修起拱桥人来往，
石匠师傅美名扬。

盐工谣

美味盘中餐，
哪能离开盐。
烧盐师傅苦，
说起都心酸。
灶房像火炉，
盐灶如火山。
锅灶一连串，
热死烧盐汉。
卤水气味大，
闹得火辣辣。
灶房闹得严，

四面无窗眼。
房顶不见天，
白昼如夜间。
身上围块片，
汗水永不干。
烧盐连轴转，
妻儿难见面。
父母无暇奉，
亲友更难探。
为了多产盐，
甘心作奉献。
盐工品德高，
美名传世间。

渔翁乐

渔翁船头站，
蓑衣身上穿。
脚上穿草鞋，
手拿钓鱼竿。
鱼线动，浮头点，
火候到，抬起竿，
钓起大鲫鱼，
鱼鳞光闪闪。
个个三指宽，
巴掌快装满。
划船靠了岸，
老伴好喜欢。
夕阳红艳艳，
上街卖鱼还。
沽酒芦草边，
烹饪把鱼煎。
品酒赏明月，
渔翁乐陶然。

碎碎儿肉

□ 陶灵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食品公司做了几年杂工。当时出售鲜猪肉时，骨头与肉不能混着卖。用买肉的价钱合着骨头买，顾客当然不愿意，屠宰场在卖肉前必须剔下骨头。这样，大量的筒子骨、盐铲骨、肋骨、脊骨堆成了一个难题，只能当作下脚料，非常便宜地卖给自己单位的伙食团。

我们伙食团的炊事员很精明，他把猪骨头冲洗干净后，放在直径约一米的大铁锅里炖着。水即将要开的时候，骨头里的血腥水泡子浮在锅边，他马上用勺不厌其烦一遍遍地舀干净。他说泡子散开，溶进汤里，会又脏又带腥味儿。

骨头炖上一两个小时，滚开的锅中水慢慢减少，面上浮起一层油汤。那是真正的粮食喂的土猪，都是从农户家收购来的，连骨头的油水也多，油汤浮着厚厚的一层。炊事员拿勺顺着锅边，轻轻舀进盆里，边舀边炖，边炖边舀，直到浮起的油汤基本舀尽，锅里的骨头也完全炖好了。于是，捞出来用大筲箕装起，利水、晾干后，用小刀儿把骨头上巴着的筋头和肉剔下来。肉比骨头值钱，巴在骨头上的毕竟是少量的，又早被炖得熟透了，剔下来后全成了一些碎碎儿，我们就喊“碎碎儿肉”。也有人叫“剔骨肉”，我觉得没“碎碎儿肉”好听。

剔下的碎碎儿肉水分重，不能急于炒食。先倒入锅中不停地翻炕，一定不要炕糊了。水分渐渐炕干后，慢慢炕出了油，香味扑鼻。火候差不多了，撒一把切成片的泡椒、泡姜和大段的蒜苗节，如果觉得油气有点干的话，可以舀一勺先前舀在盆里的油汤，合炒几下立即起锅。

伴着泡椒泡姜合炒的碎碎儿肉非常出味儿，让人食欲大增、胃口大开，最香、最有嚼头的是筒子骨上那些筋头，现在想起就吞口水。自然还要来一碗浓酽如奶的骨头汤，本味不放盐，清煮一把青菜叶。

现在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即使没吃过碎碎儿肉，也大都都知道和听说过这道菜。以往罐头厂生产罐头时，也要剔下大量的猪骨头，熬了骨肉油后，剔下的碎碎儿肉非常多。罐头厂的伙食团吃不完，拿一部分到菜市场去卖，价格比鲜猪肉便宜，又是熟食，很划算。寻常人家的主妇会过日子，一般都要买点回去，炒一碗泡椒碎碎儿肉，一家人高高兴兴打次“牙祭”，个个喜笑颜开。

乱打响器

□ 胡为民

有一个月末，单位的“微信群”里一位同事发出消息：工资到了。

我们单位每月的工资都是6号左右上卡。有人便问，下个月的工资咋会这么早就到了哟？会不会是去年的附加绩效？

去年我买了一个车库，欠了一屁股账。我一阵狂喜，立即上电子银行查询，结果大失所望，原来真的是下个月的工资提前到账。“哥们，不要乱打响器哟，害得我白欢喜一场。”我在群里“敲”出一行文字。

“响器”指的是锣鼓家伙，农村的红白喜事一般都要请人来打“响器”，那是有一定章法的，不能乱打，倘若喜事整成了哀乐，肯定是“猫儿抓蓑衣——脱不了爪爪”。

四川话的“乱打响器”就是指不切实际、没有根据地乱开腔、乱表态等。

前不久，酒桌上，我给一位社会上吃得开的朋友说：暑假想找个短工干干。他重重地扯了一口酒，拍着胸脯回答说：公司正要人，没得问题，我回去就给你摆平。

隔了几天，我打电话去问，他推诿说公司不要“短工”。唉，原来朋友也是一个“乱打响器”（乱表态）的人呀！

不长的时间，我被两个人“乱打响器”，感觉人都有些儿霉绵绵的。

操一盘

□ 李建平

我进厂上班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尽管是大型国企，但当时工资都很低，学徒工每月仅18块5，三年学徒满师转为1级工：33块。厂里最多的是“鸭儿”工，所谓“鸭儿工”就是二级工，每月46块。一般来说，一级工都能按部就班地升到二级工，但要再往上升就很难了。这个时候，工资级别不涨，年龄却毫不含糊地在长。一晃十多年来，总是二级工，由于数字“2”像个鸭子形态，四川话对鸭子爱称作“鸭儿”，于是就得到一个形象称号：“鸭儿工”，老了就顺理成章被称为“老鸭儿工”。

记得厂里有一个姓蔡的“老鸭儿工”，已40出头，还是单身一人。他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了几千块存款，在当时可以算作有钱人。那个时候刚出现了半导体晶体管收音机：这种不用外接电源，自装机内电池，体积也只有饭盒那么大的收音机，还可以随身携带，是时髦货。就是价格不菲，高级一点的需要100多块钱一台。那时许多家庭收入都很低，买不起，谁能够买上一台在当时来说就觉得很“操”了。

“操”字在四川话里含有出风头的意思。蔡“老鸭儿工”咬咬牙花了近200块买了一台最高级别的八管半导体晶体管收音机。他常常将收音机皮套别在裤腰皮带上，露在衣服外面，业余时间爱在街头来回闲逛，把音量放得山响，引得不少路人侧目，他的行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像在炫富。有的人羡慕地调侃：这个“老鸭儿工”好“操”哦。也有人猜测：他想借此“操一盘”，出点风头，方便找婆娘。不过，好景不长，很快，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和科技的发展，半导体收音机开始普及了，价格也降了下来，买的人也多了，不再成为稀罕物。那个蔡“老鸭儿工”的风景也就没有多少人关注了，只是偶尔成为大伙儿的笑谈。至于他“操”了一盘，最后是否找到了婆娘，不得而知。